



重走坑口大峡谷



温怀吓

立冬,天高气爽。一大早老友忽然来电:走,到你的世外桃源走走!

我的“世外桃源”?对,那个承载了我对高中生活绝大部分美好回忆的“世外桃源”。1994年秋天,我的班主任颜厥盾老师带着我们班级同学到这个地方进行了一次野炊活动,从此之后,“坑口”就与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学生时代,这里是我逃避繁重课业的乐土;工作之后,这里是我休闲放松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每每教授《沂水春风》一课,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这里的风景。于是,就像我的老师把我们带到这里一样,带学生到坑口成了我教书生活的保留节目。

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跟老友提过我的“世外桃源”,但在这个晴好的周末立冬里,一行十三人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穿越”活动。驱车沿玉龙湖至库区村,泊车步行。穿过一片竹林,就到了“蛟龙桥”,一条破旧的水泥单拱桥,但因为他的名字,这里成了我的“世外桃源”的起点。通过这座桥,就远离尘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

过桥之后是一条黄泥路,路的两旁灌木丛生,在这里你能在季节混乱的南方找到秋的颜色:枯黄、陨红。路上堆满落叶,人踩上去,发出久违的令人舒适无比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同寻常,只有泥路上的落叶才能让人的耳朵有如此美妙的享受。

灌木林间路的尽头有一座宫庙,为“坑口杨府宫”,当年的香火已经因为村民的外迁而不再氤氲,丛生的杂草几乎淹没整个小宫。宫后面是个自然村,如今已是空无一人,我只能在断壁残垣间回味当年赠予我们地瓜青菜的老农的淳朴与善良。

道路左转,前方豁然开朗。坑口大峡谷的入口已经近在眼前:这是一条溪流与玉龙湖的交接口,宽近百

米,奇石遍布。一行人神情激动,跃跃欲试,真正的挑战开始了:我们将沿着这条山峡,一直攀登到海拔八百余米的玉苍山石海。

沿着水的流经,我们手脚并用,把各式各样的石头踩在脚下。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水的故乡、石的海洋。

二十五载过去,山石依旧,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这块石头下面有个洞,我们在这里露营过夜的时候,山猪曾经光临过;这潭水我们称之为“神的一滴”,那年露营夜宿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细雨中的她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纯洁;这种叶子我们给她命名为“连心叶”,她在我的书房里依然是最美的书签;山上那棵红枫树给了我许多的生命启发,因为当年迷恋她的美丽而穿山越岭到她身旁时竟然发现没有一片红叶上面没有黑黑的虫点。

于无路处求通行,确实不易,更何况此行的目的地远在山巅。三个小时之后,一开始的惊喜与激情随着体力的透支逐渐变成了疑问:还有多少路途才到山顶?抬眼望去,前面还是岩石,岩石上面,山林密遮,不见山巅。在经过一条乌梢蛇的惊吓和一条中华小鲵的惊艳之后,水逐渐隐入石下,我大声呼喊:我们到石海的入口了。

成功在望的喜悦很快被石海的气势镇压,同行的一条田园犬“小黑”也已经敏捷不再,趴在主人的肩膀上不肯下来,我们两脚发软、气喘如牛,但是没有选择,我们知道回头路比来时路更艰难,我们只能前行。

用尽所有的体力之后,我们终于到达石海的中心——一块硕大平坦的巨石。扔掉背包,瘫躺在巨石之上,望着高悬头顶的铁索桥和桥上惊恐的人儿,一种青春的激情瞬时燃遍全身,于是诗情勃发,四韵俱成:

廿载芳华逐水逝,旧地重游难自持。
山石依稀识故人,长虫吐信不相知。
清涧小鲵复来见,问君当年凌云志。
万米山峡和笑过,方觉岁月已成诗。



看胡杨观日出

陈又陈

正当我们这里秋高气爽时,内蒙古的戈壁风沙已起,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上下,西北风吹来使人已置身于寒冬之中。这南北之差确令人生畏。

从银川到内蒙的额济纳旗一路要坐12小时的汽车,穿过两地之隔的贺兰山脉后,前面是一路平川,车行之处都是广阔的戈壁滩,路面平坦,没山洞,没桥梁。虽然比较冷清,但却有西北大漠的旷野之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气息在此才真正有所感。幸好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才不显得寂寞。

我们一班老乡是先从银川再到内蒙的额济纳旗的,来之前看到的介绍特别令人向往,但身临其境时,却又感到有点言过其实之嫌。不过,那些胡杨树却确有其别样的风姿。说起看胡杨,其实我过去曾去过新疆就看到了,而这里的胡杨却也有不同之处,茂密盛旺的一片片树林,让人深感异常的雄壮。这里集沙漠、戈壁、草原、湖泊、胡杨林为一体,拥有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全中国最壮观的胡杨林,总面积有5636公顷,被称为大漠的绿色明珠。在一片阳光照耀下,在蓝天碧水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生机。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的游客到此,确意想不到。人人忙于手机,到处摄影。有几颗特有风情的胡杨前还要排队轮流拍照。从一道桥到八道桥,坐在游览车上一路到处可见胡杨树。

还有那黑城弱水一大片枯死的胡杨“陈尸”遍野,这里有“活着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之说。这些死树怪树有着多种不同的景象,呈现出古老的原始风貌,显得特别悲怆。正是这西北大漠历经风雨与人世沧桑的最好见证。

次日清早,天黑黑的我们就起床了,说是到居延海看日出。我开始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日出到处可见,何必花钱赶这么远的路到此看日出?到了“海边”看到日出时,确给人有种意料之外的惊奇,原以为日出到处有,并不稀奇,但一到现场,给人的感觉却分外妖娆。那日出与其他地方相比并无异常,但此时此地,配上一处处水中的茅草,特别是一大群一大群他们说是“鸿雁”的飞鸟,当太阳升起时的背景与一泓“海”水映照,“鸿雁”抢飞,那种境、那种情、那种气息都特别令人惊叹。联想到我们老家一带的海边滩涂,如果要创建这样的“观日风景”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不就是做几条木栈道,搭几处看台,种几处芦苇,养一些飞鸟吗?西北只有三四个月可供游人游览,而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沙漠少雨水,所以惜水如金;西北风沙多,所以外出不便。于是骑骆驼就成为南方人的稀奇之举。一天之间温差大,穿衣就成了难事,穿少怕冷,穿多怕烦。不过南方人自然是喜欢南方的气候,但这里苍茫戈壁的生命力显得特别强,夕阳西下大漠笼罩的迷人光晕,构成了金色的梦幻。在此可体验到祖国的广阔伟大,岁月的沧海桑田,前人的顽强毅力,大自然的博大精深,是那么可爱、可敬、可赞、可叹。

在回程的车上,大家一路欢声,虽仍要经12小时的疲惫,但有说有笑,才感到不会很累。大家互相在群上发照片,我还附作一小诗给大家助兴:

蒙古行

戈壁风沙飞路扬,
一望无际少牛羊。
万人蜂拥追初日,
弱水黑城看怪杨。
秋色冬颜天地远,
东泥西土暖寒长。
野滩不识南方事,
车语欢声伴返乡。